

山魂

◎屈保良

“呜……”

汽笛声打破了深山的宁静，半山腰处，长龙般的列车正在通过，“哐哐哐……哐哐哐”，好像永远过不完似的。在两万吨重载列车巨大力量冲击下，大山激动地震颤起来，山下的河流也不甘寂寞地哗哗欢呼。

山，是燕山余脉黄羊山。

黄羊山原名龙马山，传说龙王三太子幻化人形祸害百姓，被压在这里，山险峻，崖陡峭，巨石奇形怪状，后因黄羊出没和黄伯羊在这里修炼成仙得名黄羊山。

河，是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。

这条丁玲笔下太阳照耀的河流，属于海河支流，相传每到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，由此得名。

列车过后，三伏天的隧道口，快步走出两个戴着防尘面罩、浑身墨黑、像刚从井下出来矿工的人，从阳光下一闪一闪金属光泽的帽徽和肩上的警衔可以看出，两人是警察。

他们是巡线的王家湾警务区民警，一老一少，年长的约莫四十六七岁，年轻的二十四五岁。脱下防尘面罩，脸上露出个稍白点的防尘面罩印，两人相视一笑。这时天空一群鸿雁鸣叫着飞过，年长者眯起一时还不适应的眼睛仰望天空，情不自禁唱起了《鸿雁》：“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，江水长秋草黄，草原上琴声忧伤，天苍苍雁何往，心中是北方家乡。鸿雁向南方，飞过芦苇荡，天苍苍雁何往，心中是北方家乡。呜——，鸿雁向苍天，天空有多遥远，酒喝干再斟满，今夜不醉不还。”“今夜不醉不还！”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和了一句。

“哥，你唱得太好了！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，剑锋，小小年纪也会拍马了！”哥拉下了脸，但是嘴角的笑意出卖了他，剑锋看见偷偷地笑了。

哥姓杨，人们叫他老杨，剑锋是新分到警务区不久的大学生，老杨现在带剑锋实习，也可以说是剑锋的师傅。两人在一起三个月了，但剑锋喊老杨哥，还是昨天晚上的事，是跟着女朋友琴叫的，因为不习惯，舌头有点不利索。以前剑锋不仅不叫老杨哥，看着老杨就不舒服。说起来两人没什么冲突，只不过觉得分到山沟沟的警务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，跟着没出息的老杨更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不过，现在这些都过去了，日久见人心嘛！他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哥，现在你就是批评我，我也觉得舒服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进了警务区院子，警犬大黑撒着欢子迎面扑过来给了老杨一个拥抱，松开老杨，吐着舌头转了两圈，和剑锋对视一眼，一个直立，流着哈喇子的舌头给了剑锋一个热吻，惹得旁边的老杨哈哈大笑。剑锋擦了把粘在脸上的哈喇子，笑着拍了拍大黑，放任大黑围着自己撒欢。

看着剑锋和大黑亲热，老杨眼睛都笑了，剑锋对大黑好，比自己好还高兴：“看来，这个生日过值了！”

夜，老杨和剑锋坐在山顶一块大石头上聊天，大黑静悄悄的在旁边卧着。这是三个月来师徒第一次坐在山头聊天，老杨说：“下次小琴来带人家出去好好玩玩，别像你嫂子，就知道领小琴看火车、隧道、桥梁，什么年代了，她以为小琴和她当年一样稀罕这些！”

老杨指着身后的群山：“翻过几座山，有座黄羊山森林公园，景点挺多，据说还有黄伯羊修炼成仙的遗迹。”他接着指向山下的桑干河：“顺河往前不远处大峡谷，正在开发中，可以先睹为快！”剑锋悄声说：“谢谢哥！”

他脑海里浮现出昨晚站台上给琴过生日的情景。

半山腰的王家湾站台，明月高悬。老杨、嫂子、剑锋、琴四个人围着蛋糕席地而坐，大黑蹲在一旁安静地看着。蜡烛燃起的时候，伴着手机播放的音乐，祝福声响起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“呜……”随着笛声，一列两万吨重载列车夹裹着山风开了过来，没完没了地“哐哐哐……”声好像喊着“快乐快乐……”

大地回归宁静的时候琴哭了，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四岁生日会这样度过，会在这里度过，哭声在静静的夜里随山风传的很远很远。

老杨捧起葫芦丝，静夜的大山飘荡起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悠扬绵长的旋律，嫂子听着听着和着旋律轻唱起来，剑锋、琴跟着一起唱：“月光下的凤尾竹，轻柔啊美丽像绿色的雾哟，竹楼里的好姑娘，为谁敞开门又开窗户，哦是农科站的小岩鹏，摘走这颗夜明珠哎，金孔雀跟着金马鹿，一起啊走向那绿色的雾哎……”

伴随长长的“哎……”声，大黑对着天空发出呜咽的叫声，好像它也有话要说，也需要倾诉！

剑锋动情地抱住了大黑，这是他第一次抱大黑，他忽然发现朝夕相处的大黑很聪明，能读懂自己的心思。

怕狗的琴依偎在剑锋怀里，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大黑，见大黑和自己很友好，喜滋滋地凑到跟前和大黑说起了悄悄话。

琴说：“这是我过的最简单、最浪漫、也最难忘的一个生日。”

大山里的生日改变了剑锋对老杨的成见，他忽然发现老杨值得自己学习的东西不少。比如唱歌，自己就不行；比如在荒凉的山里、在站台上过生日，作为新潮的大学生，自己想都没想过，一把年纪的老杨想到了，没想到老杨还挺浪漫的。

还有嫂子，这次真多亏她了，不管今后和琴怎样发展，嫂子的热情和好心及付出的辛苦，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琴和剑锋是高中同学，大学恋人。毕业后剑锋刚考上公务员那会儿，琴挺高兴，可自从剑锋分到山沟沟的警务区后，家人要她慎重考虑，加上半个月、一个月才见一次面，见面话也少，剑锋敏锐的察觉到感情出现了危机，这让他很苦恼。

苦恼的剑锋抱怨单位：把大学生分到山沟沟里，开什么玩笑！这样没眼光、没水平、也许只知道收礼的领导，前途是没指望了。

他发牢骚：“原以为铁路警察是在火车站和列车上维持秩序、侦查破案，那知道这里除了隧道就是桥梁和涵洞，每天就是巡线，修补护网，捡危石，这是警察干的活吗？”“车站撤销了，平日站区就只有警察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这叫什么日子！”可老杨说：“现在已经不错了，刚开通那会儿粮食靠人背，吃水靠肩挑，还得爬108级台阶！”听他的口气好像现在占了很大便宜。

老杨还说：“王家湾站不大，以前治安不好可是出了名的。偷盗成风，形成不少团伙，有些配备手机和对讲机（那时候手机和对讲机刚时兴），他们安排人盯着派出所，你不动，他就偷，这边警车一出动，那边就得到消息撤了，让人头疼。”“都是钱闹的！一编织袋煤能卖20-30元，你说一晚上偷煤能来多少钱？”“不光偷煤，还偷扼流变压器拆铜卖，铁路人知道，这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大事。可在他们眼里，一个变压器的铜卖两三千块，比收半年废品挣的钱还多，还合算。”“整治耗时十年，终于实现由大乱到大治的转变！”剑锋听了不以为然：“车站那么乱，还有脸说？要这么多警察熬着吃呀，只能说你们无能，要不你十几年还是个大头兵！”话虽然没这么说，可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噎得老杨好大一气没说话。

这个老杨，真是的！一个在大山里呆了十七年的老民警，要我向他学习，学什么？学习十七年还是大头兵吗？哼！

他看什么都不顺眼，踢路边的石头，砸树上的小鸟，趁老杨不在打得大黑乱跑乱叫。他像个长满刺的刺猬，见谁扎谁，顶撞老杨更是家常便饭。

现在想起来，自己真浑。对不起了，哥！对不起了，大黑！还有无辜的小鸟……

琴是嫂子接来的，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琴的生日、怎么找到的琴。那天，嫂子带着琴上山、过桥、进隧道、钻涵洞，别人生日逛公园，她领着琴走钢轨、看

两万吨列车，她告诉琴：“公园千篇一律，王家湾却是唯一的，就说两万吨运煤列车，全世界只有中国有，中国只有大秦线有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！”琴起初不理解，慢慢一想还真有些道理。

琴告诉剑锋，嫂子把咱俩闹别扭的情况和老杨说了，老杨说这事咱们得管！年轻人闹别扭很正常，但是不能一闹就吹啊，毕竟相恋几年了，那感情是说没就能没的吗？嫂子还讲了自己的经历，当年的老杨有文化、有抱负，分到山沟沟后，也有过苦恼，闹过意见，走过坎坷的路。

琴说：“也许因此他才理解咱们。”嫂子说，老杨对家这个词特别敏感，只要有人说寂寞、想家，他都会难受，好多次听见歌曲：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是想家的时候……”，一个大男人会哭得泪人似的。

“嫂子说，嫁不嫁，她当年纠结了好长时间，后来想通了老杨说的话‘你不来，他不来，这地方总得有人来吧！’‘咱来了，年轻人就能去个交通便利的地方，起码搞对象方便，就当咱们做好事了！’”

嫂子哭着说：“人没嫁错，苦头确实吃了不少。生孩子、拉孩子、操持家，没想过指望老杨。有一次半夜孩子发高烧，我心急火燎抱着孩子跑前跑后，天亮了，孩子的烧退了，我累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！这么多年，嫂子受的委屈和谁说啊。”

嫂子说：“我不怨老杨，不后悔嫁给他。因为只要回家，家里的活他都包了，这不是体贴我、在乎我吗？”

嫂子笑着说：“在人烟稀少的山沟沟上班也有好处，不用担心花心！你说咱嫁人，还有什么比这重要？”

说道这里琴乐了，她刮了下剑锋的鼻子：“要是嫂子不接我来，咱们两个还真是个未知数呢！”剑锋笑着说：“切，还不是我有魅力？到山沟沟也能把你吸引来！”琴呸了一口：“你就臭美吧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明天我就找个好的去！”剑锋装作满不在乎的说：“去吧去吧，我一个高材生还怕找不着媳妇？”接着紧张地问：“你真的能忘了我吗？”琴顿了顿，幽怨地说：“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，真的分手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呢。”

剑锋得意地笑了，想了想疑惑地问：“琴，你说嫂子怎么知道你生日呢？又是怎么找到你的呢？”琴说：“这就是命吧，以前我不信，现在信了。你说巧不巧，听说我和对象闹意见，单位马上有人张罗介绍

对象，介绍的就是嫂子同事的亲戚，亲戚知道嫂子老公是铁路警察，也在大秦线山沟沟，想侧面打听我和对象到底是什么情况，这不，连我的生日都打听出来了！不知道那家人多恨嫂子呢！”剑锋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想还真玄，嘴上不示弱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呵呵，这是命！说明你天生就只能跟我。”两人打打闹闹粘在了一起。

“剑锋，跟小琴和好酒吧？”老杨的话把剑锋从回忆中带了回来，他指着鼻尖问老杨：“哥，你问我吗？”老杨哈哈大笑说：“看你那甜蜜样，肯定没事了！”剑锋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谢谢你和嫂子了！”老杨说：“谢什么谢，徒弟有困难不管，还叫师傅？还配当哥吗？记住了，以后有约会什么的直接去就行了，琴能跟你不容易，要懂得珍惜，这里有我呢。”“那不行，我不能给哥添乱！”老杨生气了：“怎么，看不起你哥啊！这点事都办不成，哥这十七年就真白混了！”“哥，我不是那意思！”“不是那意思就照我说的办！”老杨接着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咱们一人一天轮流巡线，我知道你在这里屈才，但先苦后甜，来这里对你没坏处！还有你要明白，高材生只是打了个好基础，既然咱当了管理两根钢轨的铁警，从最底层做起，对你的成长只会有好处！”

“哥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争口气。”老杨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好，哥没看错人了！”

老杨说：“大秦线是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，1992年全线通车，2002年运量达到一亿吨设计能力；2013年，完成运量4.5亿吨，是原设计能力的4倍还多；今年4月2日，由4台电力机车牵引、编组320辆、总长3971米、牵引总重达3万吨的列车试验成功，实现了我国铁路重载列车牵引重量从2万吨到3万吨的跨越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有几个掌握3万吨铁路重载技术的国家之一。这巨大的成就，离不开咱们铁警的奉献！”

一列隆隆通过的万吨列车打断了谈话。

列车过后老杨说“运量增加了，对安全要求高了，意味着咱们的任务更艰巨，肩上的胆子更重了！”“想独立在这里工作，要做好吃得了苦累，耐得住寂寞的准备。”见剑锋没言语，老杨继续说：“两山夹桥涵，住在半山间，十里无人烟。”“一座座隧道就像倒放的大烟囱，呼呼吹着黑色的煤烟，进一次，全身黑得像炭一样，这就是工作和生活的环境，来几天谁都行，

要长时间在这里，最好认真考虑考虑。”

老杨说：“还有，自己苦累不说，顾不上家是肯定的。”

剑锋认真听着，不时点点头。

……

这一夜，在月光明亮的黄羊山上，老杨和剑锋谈了很久很久。

月光不知疲倦的洒下，为群山和大地披上梦幻的银辉，山风徐徐吹来，轻抚着一老一少和大黑，这画卷般的画面由剪影渐渐定格。

黄羊山，山连着山，绵延不绝。

桑干河，河水哗哗流淌，如泣如诉。

上午下雨，老杨说：“我去线路上看看，你在家听电话！”剑锋知道雨天线路不好走，老杨经常这样照顾自己，虽然事情不大，他心里觉得暖暖的。

雨天巡线又苦又累，窄小的路肩又湿又滑，淋湿的道砟更滑，极不好走。雨雾遮挡视线，看不远，要不停的前后瞭望，走不快。雨天、特别是大雨对铁路来说属于灾害性天气，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发生概率增加，对线路、列车和人身都有威胁，因此对线路、地表、山坡要仔细查看，等于增加了成倍的工作量。

中午12点半，雨停了，泥人似的老杨才回来。剑锋往接有凉水的面盆掺些开水，试了试温度，快步端到老杨跟前：“哥，先洗洗，然后吃饭，我做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！”老杨手伸进脸盆，愣了一下，看了眼剑锋，让手多泡了会儿，很享受地说：“你做的饭肯定好吃！”

吃过饭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老杨对剑锋说：“下午我到村里去转转，想去吗？”剑锋高兴地说：“去，去！”三两下收拾好床铺，老杨看着凌乱的床铺笑着说：“这乱劲儿，和精干小伙不配啊！”剑锋害羞得红了脸。老杨斜背上个装的鼓鼓囊囊的旧挎包，拍了拍剑锋的肩膀说：“走吧，回来我教你搞内务，保管比我整得还好。”

两人出警务区，走上山村泥泞的土路，老杨边走边告诉剑锋：“刚刚下过雨，在家里的村民多。警务区管辖大秦线141公里950米至162公里，包括10座隧道、11座桥梁、4个涵洞，有20公里50米线路，线路附近零零散散分布着10个村庄。”老杨指着前面的村庄说：“王家湾村，是辖区最大的村子，乡政府的所在地，有1所学校。”

“都是些穷村，年轻人进城或去了外地，村里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，是典型的留守村！不少人家里只留下老弱病残，都是我们的重点工作对象。”老杨顿了顿说：“重点人没少，监护人少了，咱们的宣传任务反而重了。”

“杨警官，又来宣传了啊！”在土坎下放羊的老汉冲老杨说，没等老杨开口，老汉接着说：“我们家的羊昨晚下了两只羔子，羊群成67只了！”老杨笑着说：“恭喜了，张大爷，能多收入两千多块钱了！还是老话，放羊尽量离铁道远些。”张大爷说：“知道知道，你和我们叨叨这么多年了，记不住还行？上铁路危险不说，影响大动脉畅通就严重了，这道理大爷懂！”老杨一板脸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大爷，你是怕轧了羊我们吃肉吧？”张大爷哈哈大笑：“想吃羊肉什么时候来都行，大爷挑最肥的宰，带上这个小兄弟！”老杨说：“张大爷，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剑锋，以后还得多支持他的工作。”剑锋忙上前和张大爷打招呼，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。

老杨说：“线路刚开通时没护网，记得是大夏天，张大爷赶羊过铁道，被火车轧死十一只羊，心疼得大爷寻死的心都有了。大伙想办法帮着便宜卖了9只，剩下两只没人要，大热天放不成，咱们民警按市场价买来吃了。张大爷感动得不得了，逢人就说铁路警察好！”“现在大爷成了义务宣传员，羊放到那里，就到那里现身说法，效果很好。这几年没有火车轧羊，护网有作用，大爷的宣传也功不可没。”

说话的功夫，身后传来拖拉机的嘟嘟声。一辆农用拖拉机停在我们身边，光膀子司机喊：“杨sir，去哪儿啊？我捎你们一截。”老杨说：“老四，洋文说的有模有样啊，不坐了，我们就到村里。路不好走，你开慢些。”被称作老四的司机得意地说：“ok！杨sir，有宣传资料吗？我带些到赵家村，喇叭广播广播。”老杨掏出一沓宣传资料给老四：“辛苦你了，那天哥请你吃饭！”老四嘴一撇：“杨哥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宣传还不是为我们安全吗？咋能让你请客，我比你挣得多，我请你还差不多。”老杨呵呵一笑：“好，哥就喜欢你安全，多挣钱！”在拖拉机的嘟嘟声中，老四喊：“哥，来时给我打电话！”

剑锋好像不认识似的打量了一回老杨，惊讶地说：“哥，这么多人为你工作，了不起，难怪治安好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 and 村民交朋友。”

老杨竖起大拇指：“小子，行啊，一下子就知道

怎么工作了，比我强！这就是群众路线，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。”

剑锋笑着说：“不是我行，是你太厉害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嘛！”

老杨拉下脸：“又拍马屁了吧！”剑锋吐了下舌头，两人笑着继续往村里走。

留守农村人少，狗不少，几乎家家户户有一只或几只，生人进村，狗叫声瞬间传遍全村，这剑锋来警务区时就领教过。他想，也许有狗的汪汪声，母鸡下蛋的咯嗒声，才让农村显得更有自然的生活气息。

让他纳闷的是，跟着老杨进村，甚至大大咧咧进了一家院子，狗不但不叫，还迎上来摇尾巴。剑锋憋不住地问：“哥，你和村民是朋友我理解，看家护院的狗对你好我就不理解了！”“有啥不理解的，老杨来的次数比回自己家都多，我们早把他当自家人了，狗能不和他亲吗？”随着声音一位没了左胳膊的中年男人从敞开的家门迎出来，老杨把剑锋介绍给男子，男子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刘奇，叫我名字或哥都行。”见剑锋盯着他的胳膊看，刘奇说：“别看了，看得哥脸红呢！不瞒你说，哥这胳膊就是上火车偷煤跌下来摔断的，按说咱做了犯法的事情，不值得同情，可哥哥是独苗，没依没靠，多亏老杨，垫钱给我治病，又联系村干部帮我，就连这条狗也是老杨帮着喂大的，你说狗能不喜欢他吗？”老杨从包里掏出止疼的膏药和喷剂给刘奇，刘奇默默收下，拿着一塑料袋刚摘的豆角和白菜说：“哥，客气话我不说，这点菜说什么得拿着，新鲜，绝对绿色无污染！”老杨让剑锋拿着菜，叮嘱刘奇注意保养身体，两人离开了这个破败的家。

走东家串西家，天麻麻黑时，挎包里的东西换成了村民给的土特产。炊烟袅袅升起，这是村民在准备晚饭，高音喇叭响了，卖力的对村民讲着爱路护路知识。剑锋紧跟着老杨疲惫又兴奋的走在回警务区的路上。

山风徐徐吹过，新鲜的空气里夹杂着庄稼扑鼻的清香。

桑干河水缓缓流动，像丁玲手中的笔，流淌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。

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，这一个月，剑锋对线路设备设施的了解，比过去三个月还要多，进村庄的次数，创下了有生以来的记录。他觉得自己开始喜欢黄羊山，喜欢桑干河畔的这片土地了，喜欢大黑，喜欢这些土

不啦叽的村民，最喜欢的是老杨——哥，是他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老杨——哥告诉剑锋，人烟稀少的山里也有好处，比如，你可以无所顾忌地唱，甚至歇斯底里地嚎叫，他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
哥说：“当你专注观察身边一草一木时，会发现以前忽略的美丽、新奇，一草一木总关情就是这个道理吧。”

哥说：“在这里你不会犯作风错误，内心会变得和大山一样包容万物，会变得容易满足，充满爱心，会喜欢大黑，和它对视，说话，你会发现初生的羊羔长着好看的胡须，会发现跑在路边的猪长着好看的双眼皮……”

哥说：“是金子在那里都会发光，不是指升官发财，而是体现在是不是实现了人生价值……”

这段时间剑锋和老杨无所不谈，说到恋爱，老杨自豪地说：“忠诚，这是我让你嫂子最放心的地方！”说着说着老杨流泪了：“对这个家的亏欠，也许要抱憾终生了。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好警察，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，好父亲！”“以前我对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不理解，现在理解了，没有一个深爱着你、为你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婆，就不能安心，更谈不上立功！”

老杨哽咽着说：“当然了，长期在这里生活，困难会很多！兄弟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要走，哥舍着老脸去找领导！”

老杨说：“说心里话，留不留你哥很矛盾，留吧，怕影响你的前途，哥就是个例子！十七年了，十七年哥得到什么了？个人没混出名堂，家庭没尽到责任！那几年动不动几个月、甚至半年停休，苦累不说，还动不动挨批评，伤心啊！”

老杨咳嗽了两声继续说：“孩子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！早先王家湾偷盗成风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线路刚开通，村民法制观念淡薄，有靠山吃山思想是主因，打击不力、警察队伍的个别败类里勾外连也是原因，新线基础工作薄弱也是原因，当然说警察无能也没错。凭这一点哥现在还是个大头兵不亏！”

老杨继续说：“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反腐倡廉，开展群众路线，领导来的次数多了，关心民警生活，办了不少实事，警务区条件得到了改善，还给了哥不少名誉，虽然没什么实际意义，但心里觉得舒坦多了！”

“所以哥特别感激现在的领导，感激他们想着山沟沟里的民警，感激他们真心为基层办事。你是赶上好时候了，所以哥想留你！，但是又怕……”

“啰哩啰嗦一大堆，一句话，去留你要慎重考虑，不能误了前程，委屈了小琴，愧对家庭！”剑锋沉默了，他是得认真考虑考虑了。

抽时间老杨带剑锋出了趟门，沿桑干河到涿鹿县温泉屯参观“丁玲纪念馆”。温泉屯是丁玲土地改革时生活的地方，是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暖水屯的原型。丁玲对革命的执着，对党的忠诚，生活的简朴，让剑锋感触很深，他觉得站立在院中的丁玲雕像好像活了起来，在讲述：“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农村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，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；我遇见过比张裕民、程仁更进步的人，更了不得的人；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，在斗争初期，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、完美无缺的人；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，成为崇高、完美无缺的人。”

黄羊山尽管是燕山余脉，依然不失其伟岸，忽而峭壁林立，忽而浑源曼妙，在植被的点缀下，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。

桑干河水虽然比以前小了很多，但过桥绕村，蜿蜒曲折，向人们展示着柔美的身段，遇有大的落差，又浪花飞溅，跌宕起伏，好像提醒人们它拥有的力量。

参观“丁玲纪念馆”后，剑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六十多年前，一介书生的丁玲在温泉屯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，写出了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温泉屯，桑干河，山沟沟的警务区，他想起了老杨，哥。

今天星期五，上午琴打电话，说明天来看他。没等剑锋多说电话就挂了，再打已经关机。他有些犯难，哥现在正在巡线，明天该自己巡线了，想和小琴说一声，电话又打不通。中午老杨回来，看见剑锋闷闷不乐，问怎么回事，剑锋不好意思的说了。老杨说：“屁大点事，至于这样吗？明天我巡线就是了。从现在开始工作和你没关系，明天早点去接小琴，把小琴招呼好了！”

剑锋不好意思的说：“我……”

“我什么我，像你这样搞对象，不吹才怪！”老杨从床头柜拿出一沓钱递给剑锋：“拿着，接上人直接到大峡谷转转，开开心心地玩！多买点零食，不管她爱不爱吃你先带上，中午吃点特产，别不舍得花钱，要知道，人家跟你不容易！”“现在快点吃饭，下午

去洗个澡，剪剪头发，明天精神神的去，有大包小包的要主动拿着，拿出男子汉的样子！”

剑锋说：“哥，谢谢你！”“谢什么谢，真像个娘们！快点吃饭！”老杨端起碗训斥，见老杨生气，剑锋赶忙低头往嘴里扒拉饭。

第二天早上刚洗漱完，剑锋就被老杨轰出了警务区。老杨说：“下山在公路边等着，显示咱的诚意！记住买零食。”剑锋笑着说：“看不出来，哥追女孩的经验蛮丰富的吗，嫂子就是这样哄来的吧！”老杨眼睛一瞪，做出要打剑锋的样子：“小子，我还以为你老实呢，原来是个小油条！”他嘴里骂着，心里却很甜蜜：这小子，比我强，一点就通。就是说话有点难听，嫂子怎么是哄来的？唉，要说实话，还真有哄的成分，不哄媳妇能跟到山沟沟来吗？

剑锋早早来到公路边，躲在高处树荫下看着远处开来的汽车，他才不会傻等，他问了琴乘坐的中巴车号，大概到这里的时间，远远看着车号就行了。

10点钟的时候，琴坐的那趟中巴车来了。迎接琴的是一大捧野花。鲜艳、粘着露水的野花，感动了琴，甚至引起了车上旅客的骚动：看看人家，多新鲜的野花，这才叫浪漫！

中巴车过后，琴主动给了剑锋一个吻，甜得他骨头都酥了。

除了鲜花，其他东西全到了剑锋身上，虽然不重，但连背带提夸张的样子让琴很满意。满满一大包饮料水果和各式各样的零食作用不小，琴指头在剑锋额头轻轻点了一下：“买这么多好吃的，想让我吃胖呀？没安好心！”剑锋故作委屈地说：“冤枉啊！”琴爱怜地剥了一块虾球塞进剑锋嘴里，堵住了后面的话。两人说说笑笑来到大峡谷。

桑干河大峡谷果然不错，既有自然风光，也有历史文化积淀：历史名胜清泉寺；文化古迹像光洞，建在距地200-300米的悬崖峭壁上，距今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，是中国道教圣地之一；这里能驾舟漂流，能划船到芦苇荡游荡，能在沙滩散步，可以到生态园采摘，品尝无污染蔬菜和瓜果，还有绿色纯天然具有山区风味的农家饭。

下午3点，吃饱、喝足、玩累了，的琴和剑锋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，这时剑锋的电话铃响了。“你好，所长啊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……”琴见接电话的剑锋脸色阴沉了下来，忙问：“怎么啦？”“快回，杨哥出事了！”“杨哥？不会吧……”水果、零食、捧



花都不要了，疲惫至极的两人急急忙忙往回赶。

两人气喘吁吁的赶到大秦线150公里的大桥上，那里已经围了一堆人，远远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。到跟前一看，早上还好好地老杨盖着一块床单躺在地上，跪着哭天喊地的女人剑锋认识，是赵家村的，叫花花，剑锋和老杨没少帮她家干活。花花旁边跪着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，看见剑锋，花花哭得更伤心了：“老天啊，该死的你不让死，让好人抵命，你这是怎么啦！”衣衫不整的男人捶胸顿足地说：“我该死，是我害了他！”剑锋只觉得血往上涌，他不顾旁边民警的阻拦，一把揪住衣衫不整的男人，牙咬得咯噔咯噔地问：“说，怎么害死杨哥的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！……”男人被凶狠的剑锋吓得小便失禁，浑浊的尿液顺着裤腿往下淌，滴滴答答浸湿了一片地面。

泪流满面的琴、民警和村民拦住了剑锋。事故的经过是这样：男人是花花的丈夫，一直在外打工，上午才回来。按常理男人回家是高兴事，小别胜新婚嘛。没想到男人是因为赌博欠下了巨额赌债才回来的，为还债他不但要卖家里可怜的几件家当，还闹着要卖房，和花花吵着吵着打了起来，邻居来劝，觉得颜面尽失的男人说了句：“我不活了！”就往铁路上跑，花花和邻居追都追不上。男人翻过护网时，一列两万吨列车正在通过，他犹豫了一下就往火车扑去……

两万吨列车，看不见头和尾，巡线过来的老杨看见这一幕，呼喊着想不顾身冲进列车卷起的尘雾里，男人被推开了，跌坐在几米远的地上，老杨被飞驰的列车带了二十多米，倒在了道砟上……

火车通过，黄羊山颤抖着，是在表达对老杨的眷恋吗？

桑干河水哗哗流淌，是在为壮士流泪吗？

遵照嫂子的意见，老杨被安葬在离铁道不远的山坡上，她说：“我了解老杨，他太喜欢这身警服，喜欢这份工作了。离开熟悉的大山，他会不安心的！就让他留在这里看着铁路吧。”

琴请假留下来送别老杨，她和剑锋采来许多野花，编织成一个个花环，摆在坟头，花瓣上挂着晶莹的露珠，好像表达哀思的眼泪，是野花在为熟悉的老杨落泪吗？

琴扯着嘶哑的嗓子大哭一场，睁着红肿的眼睛，走在回城的山路上，尽管她不想走，但假休完了，班还是要上的。

花花那天下午就疯了，疯了的花花不知疲倦的绕着护网走走停停，时而对着铁路立正敬礼，时而哭喊：“苍天啊，为什么该死的不死，好人说走就走了！”

花花男人衣衫不整毫无表情的跟着花花，不知道他心里现在想着什么，想花花？还是相好？抑或别的？

夜，剑锋拿着一瓶酒和大黑来到坟头，他打开酒瓶盖，绕着坟头洒了一圈，大黑默默地跟着转圈。剑锋坐下，大黑蹲在一旁，他们要陪陪去了另一个世界的老杨。

泪水慢慢遮盖了眼睛，剑锋的视线模糊了，他听见了桑干河河水的哗哗声，他听见老杨说：“哥掏心窝子和你说，留在这里，就是留在了单调、寂寞、清苦中，你会注定平凡的像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一样！”他的哥，不就像这漫山遍野的小草一样平凡、而又不可或缺吗？

他听见丁玲对自己说：“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，在斗争初期，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、完美无缺的人；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，成为崇高、完美无缺的人。”

他看见了老杨来了……唱着《鸿雁》：“鸿雁向南方，飞过芦苇荡，天苍苍雁何往，心中是北方家乡。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鸿雁向苍天，天空有多遥远，酒喝干再斟满，今夜不醉不还。”

剑锋情不自禁和了一句：“今夜不醉不还！”

大黑呜咽着伸长脖子仰天长鸣，它也听见老杨唱歌了吗？它想说什么呢？

老杨的灵魂凝成一座雕像，和大山融为一体，渐渐模糊了起来……

树叶作响，像是老杨巡线走在道砟上的声音。

山风拂过，像是融入大山的老杨轻抚他熟悉的山、水、人。

河水流淌，诉说着身边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故事……